

没有桥的河

(第四部) 住井末 著



0005502



没有桥的河

第四部

〔日〕住井末著

谢宜鹏 王建康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住井 末

橋のない川

第四部

本书根据日本新潮社 1964 年版译出

没有桥的河

第四部

〔日〕住井 末 著

谢宜鹏 王建康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2.5 字数 236,000

1986 年 5 月第 1 版 198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,200册

书号: 10188 614 定价: 1.70 元

目 次

嫩竹	(1)
勋章	(46)
井伊大老的首级	(80)
饿鬼谈义	(110)
风	(150)
早春赋	(212)
燃烧的火盆	(263)
抽穗的麦子	(294)
蜘蛛	(329)
黎明	(371)

嫩 竹

—

今年七月二日的半夏生节^①，国八家里也搞起了祝贺用的小麦粘糕，款待手艺匠。

把面做的粘糕分到每人的盘子里，沾上黄豆粉食用，这是当地的习俗。源吉和民夫一声不响地把最先的两三盘一扫而光。面做的粘糕是夏天的时令小吃，味道清淡而且爽口。两人因平素喝惯了粥，把肚子撑大了，所以总感到没有吃饱。

岩造大叔用怀疑的语气问：“阿源和阿民都不要紧吧？”显然这话是戏弄他俩的肚子会不会胀破。

源吉点点头说：“大叔，要您操这份心，真是不敢当。”

“不过，在我看来，你们还是小孩子，所以为你们担心呀。”

“多谢。多谢。到底是大叔。平常不大过问，一讲到庙会^②，却格外关注哩。那好，钱的数目多少无所谓，能给，我们都领情。”

民夫也紧跟着开起玩笑来：“有嘴上讲担心的闲工夫，倒不如掏张十块头的钞票让我们在庙会上花花。这样做，大叔的派头就不同一般啦。”

岩造大叔翕动着鼻翼：“生你们出来的母亲真行啊，怪不得你们肠胃也好，扯闲话的本领也不赖。不过，能耐也就是这么一些吧。今年要是再象去年那样撒酒疯、胡言乱语的话，不知要闹腾得多厉害哩。东家今年可再不会给面子了哟！”

“要是那件事儿，再傻也明白。安养寺的竹子还是老样子，嫩得很呢。是吗？阿民。”

“是啊。那种嫩竹，一旦出什么事，砍了也当不得竹枪用。”

“因此，我也好，阿民也好，今年不管有多少令人生气的事，我们也要尽量忍耐。大叔和阿芳给些逛庙会的零花消，作为回报不也很好吗？”

“真会扯淡哩。·啊哈……”

芳松、孝二也都跟着大叔笑了起来。

安养寺的竹丛，仅留下几竿老竹，其余全被砍光了。这是去年八月七日的事。打那之后，小森人总象抚摸到新的伤口般凝视着那空荡荡的竹丛。可是，从上月初起，那里逐渐冒出竹笋来，在绵绵的霪雨中茁壮成长。如今，眼前青翠欲滴，新竹成群。那是大自然中平凡的造化之功，并没有特

① 夏至后十一天的七月二日前后是半夏生长的季节，节日由此得名。

② 指京都八坂神社的庙会。

别惹人注目的地方，孝二却仿佛在那随风沙沙作响的幼嫩竹叶中，发现了“奇迹”。源吉和民夫相互打趣说“当不得竹枪用”，不也因为同样的想法在他俩的心底里掠过吗？

源吉美滋滋饱餐了一顿招待的盛饌，当即对国八说：“东家，冒昧得很，请包涵。今天我想请个‘半敦’哩。”

“东家，我也一样。”民夫跟着说。

“唔，当然可以。当然可以。”国八通情达理地点点头，“一年一度的半夏生节嘛。不论半敦、全敦，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”

所谓敦太古，是荷兰语，意为星期天。孝二在松川高等小学就读时，曾从同班同学里村恒太郎那儿学到了这个单词。由于星期天是学校的休假日，所以敦太古就成了假日的代名词。这样，一般就把半天假期，叫做半敦；全天假期就叫全敦。恒太郎说的话，孝二至今记得清清楚楚。当时，围住恒太郎的同班同学也都面露钦佩之色，点头称是。然而半敦也好，全敦也好，这两个词语在孝二一班人之间，几乎不曾用过。

可是，这个词儿对于源吉和民夫来说，却是十分耳熟的。两个人跨进校门并没多久，那时坂田的普通小学跟松川的高等小学不同，在学生中间通用的倒是半敦和全敦。时至今日，说起半敦，听到全敦，在他们两人的头脑里，那短促的学校生活的往事象是又复苏醒过来了。也许是因为这层关系吧，民夫象少年似地来了劲儿。

“东家，这话也不过是说说而已，全敦可不成。因为我

们已干了半天了。不管怎么大方，也只能捞个半敦哩。啊哈……”

“不过，阿民，你啊，去年岂此全敦，不是连整个暑期都在高田的别墅里晃荡掉了么？今年的庙会，还不知你会怎么样呐。”国八用笑话回敬一句，也笑起来了。

“东家，说话别太不留情面呀。”民夫说着，挠挠头，“去年因酗酒把事儿给办砸了。况且，去年和今年，情况也已大不相同了。不管怎么，哗啦哗啦地喝粥，喝上一年，总有一年的长进，会知道好歹的。今天已托好人家去照管阿正啦，请不要多操心喽。”

“我回来了！”正太这时，正太从学校回来。这个巧合滑稽得很，丰子（正太的奶奶）和艳子（正太的妈妈）都噗哧一声笑了起来。

正太撂下肩上的书包，问：“怎么，笑什么呀？”

“喏，正太，”丰子笑个不停地说，“阿源和阿民正在说要带你上庙会去呐。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不骗你哟。”贞夫说。

“嗨——”正太眼睛朝上，对着源吉和民夫打量了好一会，“哎唷，太带劲儿啦！”

艳子略显惊慌地说：“有什么带劲？”

“可不，阿源哥，准又要在庙会上闹腾啦！”

“嗨，别说那傻话……”艳子虽然板着脸儿在讲话，却忍不住又噗哧一声地笑了，“不过，正太说的倒是实话哩。庙

会上抬的神轿，要闹着兜圈儿才带劲呵。要是象抬出殡棺材那样老老实实、一步一步的话，谁还去瞧呢？人人都喜欢戏耍，还有人喜欢看热闹哩！”

国八一下煞住了话头，又问：“正太，你也喜欢戏耍吗？”

“嗯，喜欢。”

“那好，正太长大了，闹起来可不能输给阿源和阿民他们呀。”

“唔，唔，我现在就爱闹。爷爷。”

“好呀，了不起。要不会闹，可不成了从学校哭鼻子回家的胆小鬼啦！”

“不过，闹得太凶，操行可得不了优等喽。”敬一忍住笑，说了一句。

正太啃着面饼，拼命摇头，否定父亲的话。

敬一有点纳闷：“胡闹的话，可不要挨老师的骂？”

“嗯，嗯。老师讲过的，要闹，就不论怎么闹也没关系。”

“你扯谎！老师怎会说闹闹也没关系呐？”

“可是，真说过的哩。”

“哪位老师说过？”

“是我班上的老师嘛。”光这样讲似乎意犹未尽，正太提高嗓门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是杉本町江先生呀！”

“这么说，正太今天又在学校胡闹过了吧？”丰子含笑地说。

正太连忙把一口饼吞咽下去：“唔、唔，奶奶，我在校里一点也没胡闹。因为这学校还满有趣的哪。”

国八点点头说：“有理，有理。学校里有味儿，那就无须胡闹了。要胡闹，那全是因为没味儿的缘故。学校也好，庙会也好，全都一样。啊哈……”

“毕竟是东家说得在理。真的，您说得对。”源吉擦一擦脸上的汗，一见国八那一本正经的表情，反倒有些难为情了。

敬一默默地抚摸着正太的头……正太说学校有趣，上学又有多么开心！可是敬一担心的是，这情况能否持续下去；同时，他不由得衷心祈祷这种情况能一直持续下去。这也是艳子所担忧的。她暗中担心的是，正太也象她亲弟弟和一那样，如今不也是每天把小刀揣在怀里去上学的吗？唯其如此，艳子才特别感激那级任老师杉本先生，不禁脱口说：

“正太遇上个好老师，真幸运啊。老师是贞夫哥和孝二哥的同学啊。”

“嗨……”

正太打量了贞夫和孝二，笑了起来。那表情似乎在说：母亲现在若不说，他自己也早已有此体会了——

事实上，正太这阵子已能正确书写杉本町江的名字了。因为她是自己喜爱的老师，所以写得特别起劲，记得也牢。而且由于能正确写出先生的名字，正太也益发喜欢那位杉本町江老师，一有机会就逢人夸耀。

孝二看着正太，也不知自己是喜还是悲，觉得胸口闷得难受。孝二也曾经喜爱过自己的级任老师柏木。可是孝二

没在嘴上向人说过，而且也说不出口。孝二尽管特别喜爱那位老师，却又常想躲避那位老师，心中秘藏着这样的矛盾。有时候，老师抚摸他的头喊一声“孝二君”，跟他搭话。孝二却只是羞得缩起身子，盯着老师的和服裤裙褶子，泪水就夺眶而出了。而且，事后一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总也忍不住泪水盈眶哩。

在这一点上，杉本町江就跟孝二正好相反。町江会主动倚住柏木老师的肩，又会吊在他的和服裙带下面，毫无顾忌地恶作剧。孝二羡慕、忌妒町江，总感到她有些可怕。若没有那天晚上明治天皇“葬礼”的事，说不定孝二至今还以为町江是个可怕的少女呐。

“吃好就走，太失礼了。”源吉欠着身子说。

“阿孝也去，怎么样？”民夫也露出劝诱的神色说着站了起来。

“哟，别客气，你们两人痛痛快快玩个够。可能的话，我的一份也带上。”

孝二笑笑，独个儿走进作坊。不一会艳子赶来说：

“孝二，今天来个半敦不好吗？阿岩他们也说要休息哩。另外，妈妈说，这面饼虽不多，也请你给带回家去。”

缝子和笔子都十分爱吃这种面饼。但是捣一回面饼又费工夫又费钱，因此，孝二家不常做。

“那我就不客气，拿回家啦。”孝二从艳子手里接过方木叠盒。正在这时，贞夫探出头来说：

“阿孝，今晚去逛庙会吗？”

“行啦，算了吧。”他话中之意是今晚上不打算去逛高田庙会了。

贞夫意识到这一点，便开着玩笑说：“那么，阿孝打算自个儿悄悄地去开开心呐。”

“那还用说。和别人分享这份儿乐趣，多可惜。”孝二回敬一句。

“哈……体会真深刻哩。不过，阿孝，”贞夫突然放低声调说，“今晚上，说不定在街上碰巧会遇上。不，即使仅仅看到个背影儿也不错嘛。”

“什么，逛庙会的目的是为了这个？”

“那当然，去八坂庙会参拜菩萨什么的，有什么趣儿？”

“不过，阿贞，作老师的，那地方一般不大去。”

“不，那可不一定。我幼年时，记得有次逛庙会就曾碰到过柏木老师哩。不过，我生怕被老师发现，赶忙溜走了。”

“今晚可不会这样巧。要是碰上就太没劲了。所以，还是不去的好。”

“你可不许一个人偷偷地去啊！”

“你放心好啦，要去，我会来约你的。”

“好极了，等着你的佳音喽。”

“唔，你等着吧。”

孝二换只手拿方木叠盒。脸上露出微笑……在拉拉杂杂的闲谈中疏通双方的意思，这对孝二来说，真是说不出的滑稽。孝二早已在心中下定决心，一直要等到可以外出“看到她背影”的时刻。

二

一走出小森，庙会上的击鼓声迎面扑来。鼓声清脆悦耳，看来这一阵天气将持续放晴。也可能是主观印象吧，吹过青苗地的晚风也使人感到十分凉爽，在盆地上，这是少见的干燥天气。

一轮明月，
高悬空中。
单身旅行，
腹中空空。
寸步难行……

正太和熊夫望着前方的天空，放声高歌。空中明月高挂。这是初五的月亮。

“哟，歌唱得不错嘛。”贞夫夸奖道。

正太摇摇头：“这可不是歌哩。”

“那末是什么？”

“是童谣啊。”熊夫作了回答。接着，他和正太又唱了起来。

月儿弯弯，
前有鳞云；

月儿弯弯，
旁有文鳐^①。
腹内空空，
张口吞食。

“啊，是童谣？怪不得那样时兴。”贞夫又夸奖了一句。

正太指指月亮：“阿贞哥，你瞧！月亮婆婆可喜爱听童谣了。所以，先前起就盯住我和阿熊看呐。”

“啊哈……正太真会说话。”

“不信吗？是真的呀。”

这时熊夫开了腔：“我特别喜欢唱童谣。因此，经常一个人练习独唱。听老师说，谁练得好，就让他独唱。”

“那么，阿熊，你唱一个试试，行吗？”

“唔。”

“还是阿熊有精神哩。不过，阿熊，一个人独唱，唱不好不害臊吗？”

“所以，我才经常练习呗。”

“阿贞哥，我也会唱。”正太也挺起胸脯说，“我也要一个人唱。不是单独唱，就分不出优劣。”

“阿孝，现在的孩子，跟我们那时完全不同哩。要是我给人家点上名，就羞得连忙缩回去啦。”

小学时，贞夫最不爱唱歌，所以说，说着，不禁苦笑起来。

^① 鱼名。

孝二唱歌虽不十分差，可总不及杉本町江。过去在教室里学来的歌，至今大部分还记忆在心间，令人怀念，这也是因为杉本町江那柔和的歌声给人留下了印象。不仅是贞夫，在班级里，不论谁都有这种看法……

小森的羊肠道上，野草齐膝，前方不远便是宽广的高田大街了。

庙会上的鼓声一直线流过洁净的街道，使众人的步伐更加轻快起来。

正太和熊夫紧靠着肩膀走着，又放声唱起歌来。

一轮明月，
高悬空中……

歌声戛然而止。孝二突然发觉了杉本町江。町江的右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，象是她妈妈，左边的一位少年象是她的弟弟，正快步朝这边走来，身后还紧跟着四五个人，大概是街坊四邻的妇女吧。一行人象是早早参拜过菩萨之后归去的模样。

孝二感到很狼狈。“糟了！”这念头在胸中萦回。可是，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，没有可避的地方。

“老师……”

熊夫不甘落后地喊了起来。这一巧遇，使正太和熊夫两个都感到喜出望外。

孝二看到町江的和服袖子在翩翩飘动。

贞夫在哧哧地傻笑：“阿孝，今天庙会上的菩萨，可真替我们着想哩。”

“.....”

孝二默默地在路的右侧走着。

象流丹般的一片晚霞，把路旁青苗地染成了玫瑰色。这是夏天独有的大自然的瑰丽景色。可是，这一切对此刻的孝二来说，却反而成为心中的负担。他只觉得在夕照的辉映之中，自己的全身象一丝不挂地暴露在众人的眼前。

“阿孝。”贞夫又招呼一声。

孝二依然低着头走在路侧。孝二打算就这样跟町江擦肩而过。可是——

“正太，”町江停住脚步说，“去逛庙会？”

“是的，孝哥和贞哥也一起去。”

“是吗？太好啦！”町江抚摸着正太和熊夫的脑袋。

贞夫脱帽，弯了弯腰：“正太和阿熊，多承您百般照顾.....”

“哟，一点都没照顾好哩。”

那母亲模样的妇女也插话了：“她是连一句话也说不好哩。怕是没好生照顾他们呐。今后还请多多关照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多承照顾，大伙儿都很感激。”贞夫神态自若地截住话头。

孝二象逃跑似地朝高田走去。这时，一辆自行车撒着铃从身边擦过。

孝二回过头去装作看自行车。町江的腰带上的鲜红色

彩映进他的眼帘……孝二突然感到眼前一片模糊。

不一会，贞夫撵上了孝二：“怎么啦？阿孝。”他以稍稍带责怪的口吻说：“机会难得，你却话也不说，溜之大吉。”

“没什么可说的。”

“随你怎样讲，也瞒不过我哟。”

“不过，阿贞……”

“行啦，不问也知道。阿孝是怕和她见面，羞答答的，所以就逃之夭夭啦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这话对吗？”

孝二想说“不对”，却说不出口。他对两个人靛面相遇，既有些恐慌，又感到羞怯。因此，当他在察觉到叮江的那一瞬间，就猛然产生出“糟了”的念头。不过，说明白些，那既不是一种怕“面见”恋人的恐慌之感，也不是一种羞怯心理，只是一种怕被恋人“发现”的恐慌和羞怯而已。孝二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唯恐站在叮江的面前，自己会“暴露”在她的视线之中的原故。

孝二记得表哥和一在很久以前讲过这样的话：

“村上君（阿秀）有位爱之如命的小姐，可是，当着她的面，自己却溜掉了。真是可怜虫。”

当时，与其说孝二是替秀昭感到惋惜，还不如说是在替他着急。然而，如今孝二明白了：秀昭也是认为自己会暴露在所爱者的视线里，终于无法忍受哩。

“阿孝，”这儿已是市镇的入口处，贞夫和孝二挨着肩